

#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及获奖感言

## 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授奖辞：**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那块令人忧心的年年歉收的田地，不竭地生长着天真的喜悦。她的文字独具灵性，透明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

**获奖感言：**我很喜欢种花，我觉得植物的生长是这个星球的奇迹之一。它们是所需最微小的生命，只要有阳光、空气和雨水这些免费之物就能无限繁衍。它们看上去最坚韧，然而也最脆弱；它们没有眼睛，哪怕生活在阳光下，也只能如黑暗中摸索一般试探着生长。10年前，当我手持铁锹，站在万亩葵花地的边缘，面对无边无际的金波绿浪，则更为无力与茫然。但同时，心中也激荡着生存豪情，感到孤独又自由，激动又微弱。

写作是我攀附世界的蔓条，扎根人生的土壤，是我的光合作用。可能我也是一株植物，持续生长、无际蔓延就是我的全部了。而不是今天结个西瓜，明天再长把豆子，样样都试着来一点。如果有一种方式已能够疏解心中淤块，有一条路已经足够通畅易行，我就没必要再去尝试别的。我想把一件事做到底，一砖一瓦地慢慢建设到底。这可能是我的缺陷，但也是我的野心。谢谢每一个曾在我的葵花地边驻足停留的人们。



## 鲍尔吉·原野《流水似的走马》



## 夏立君《时间的压力》

**授奖辞：**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之作。再现历史风云，复活先贤形象，访幽寻微，融典籍叙事、文学想象与实景考察于一炉，显示了敏锐的思辨才华、知人论世的情怀和“文以载道”的风骨。

**获奖感言：**《时间的压力》是一部“阅读”古人之书。阅读了自先秦的屈原、商鞅至明末清初伟大少年夏完淳，共9位古人，时间跨度达2000年。若说历史是消逝的时光，那么也可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与成长。历史是一本苍茫大书，根源于人性是一本苍茫大书。对古人在他们特定时空下承受的压力，他们真实的爱恨情仇，能够真诚感受，才能付出“同情的理解”。我把解读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养育出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传统。

奖项有对一个人文学成就进行判断的作用，但本质是一种奖励、激励，更根本的判断只能交给读者交给时间。我的作品若多少具备点鲁迅精神，我就多少可以减少点面对这个奖的羞愧。获奖对我写作心态会有影响。今后的时间里，会另有一种特别的“压力”：写出更好的作品，对得住这个奖。

我想，一位中国作家，当他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若能读一读鲁迅，或至少想一想鲁迅，起码能使作品免于过分媚俗与浅薄吧。“阅历”的深度，应当能决定写作的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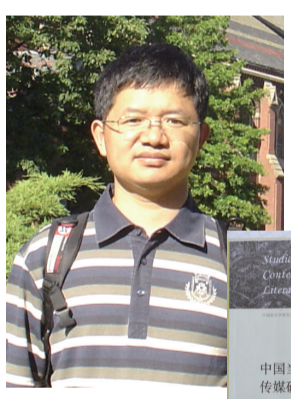
**授奖辞：**《流水似的走马》具有轻盈的速度和力量。鲍尔吉·原野将茫茫草原化为灵魂的前世今生，他怀着巨大惊异注视一切，草原的万物如同神迹，草原上的人生如同传奇。由此，他为悠久的草原文明提供了雄浑细腻的美学镜像。

**获奖感言：**我经常去牧区采访，原本是想搜集写作素材，可是跟牧民们接触之后，被他们的善良、诚实和单纯打动，觉得搜集素材很可耻，索性扔掉采访本，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觉得这是比写作更重要的心灵洗礼。在赤峰市的牧区，吉布吐村为我一个人举办过篝火晚会，牧民们从很远的地方骑马骑摩托车过来，他们在篝火的光亮里，一个一个地过来看我的脸，他们看得那么认真，我知道他们在看自己民族的作家长什么样子。我很不好意思，也感动，我庆幸夜色挡住了我的脸，没让他们看出我脸上泪纵横。索布日嘎的牧民为我办过赛马比赛，我看到那些马跑得大汗淋漓，跑完被牧民牵着遛弯，我十分震惊，我真想像尼采那样抱着马大哭一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享受这样的殊荣呢？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个民族要管好自己的吃和穿，自己的马和牛羊，还要找到自己文化的传承人。它不管这个人长相好不好看，它需要这个人诚实和爱的心理记录，同时会用你想不到的方式褒奖你。失败只属于个体的人，文学永远不会失败。



## 文学理论评论奖

### 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



## 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授奖辞：**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深入探讨百年来不同文学场域的冲突、互动和转化过程，视野宏阔，立论周延，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话语作出了创新性探索。

**获奖感言：**40年前，中国经历了一次伟大转折，它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为先声的。我是直接的受益者。由此，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任教、写作，几乎大半生都在校园里度过。我在课堂上讲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陪伴我丰富而孤独岁月的，是鲁迅、胡适、巴金、胡风、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萧红、艾蕪、贾植芳等现代作家的书，他们是我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榜样和前辈。我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幻觉：我所研究的诵读的讲述的作家和作品，汇集成一条汹涌的精神大河，浩浩荡荡的水势会淹没我，然后又把我裹挟着往前，我和我的同行们、学生们、所有的文学从业者和读者、爱好者，都会感受到这样的精神洗礼。

真正的治学之旅，与人生之旅一样，迷茫困顿总与努力追求相伴，其中甘苦难以道尽。我真诚地期望我们的文坛和理论界，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要善待和尊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精神劳动，要允许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中发生错误和偏颇，要让精神园地真正的学术争鸣中创造出万紫千红的世界。

**授奖辞：**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从传播接受的视野重构当代文学史的总体图景，以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审美批评的综合方法探究文学的生产机制。材料扎实，体系完整，富于创见。

**获奖感言：**《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获得鲁迅文学奖，体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对文学传媒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以前的文学研究大都以作家作品为研究中心，忽略文学的传播接受，忽略读者的作用。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在媒体日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忽略传媒对文学的深入影响，已经很难准确把握文学的发展态势。文学传媒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论。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内外结合的视角、偏重实证的研究路线、对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别开生面的新天地，已经成为学科发展新增长点。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代文学传媒研究还不够成熟，不少研究成果缺乏历史视野，与研究对象靠得太近，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在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应该不断完善。我个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调整，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长，也希望有更多的学术同行进入这一片开阔的领地，共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 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



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

**授奖辞：**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辨析当代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诸种表现，召唤蕴含情感、责任与理想的历史书写。明辨是非，破中有立，气盛言宜，充分显示了批评锐气与理论锋芒。

**获奖感言：**如今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令人困惑又让人兴奋，作为亲历者，我无法看清它的面容。坦白讲，作为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相关工作的渺小个体，我有时候难免会有自我怀疑与诤问的时刻。这个时候先贤的楷模、师长的鞭策、朋辈的友爱，如同阴晴不定的雾霾中的暖火明灯，在日与月的缝隙中支撑我们勉力前行。

严肃文学在我们时代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体的精神事业，个体由切己的感受、体验与情感出发，以记录、描摹和想象，抵达普遍与总体的认知、思考与塑形，由此它试图摆脱形形色色话语的操控，冲破林林总总惯习的牢笼，建立起自己无法替代与置换的王国，在资本、权力和技术的笼罩性语境中反倒获得了创造性的自由。文学的小世界通向历史与社会的大时代，这便是我对我们时代理想文学及文学评论的信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做到执心自食、烟火不熄，能否始终以剖析自我与他人基点不断地自我否定与更新，能否像鲁迅那样既关注个人又超越自我、以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为念？就我个人而言，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没有地图也没有终点的旅行，我愿意和同侪一道继续探索。



## 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

**授奖辞：**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立论审慎严谨，分析细腻精微。在重新打开汪曾祺的意义空间的同时，也为当代作家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镜鉴。

**获奖感言：**作为近40年文学的观察者，我偏好在这样的脉络中研究当代文学史，讨论当代作家作品，即在来龙去脉中对当代文学做“关联性”研究。当我讨论当代文学与“旧传统”、“新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我不时和汪曾祺相逢。汪曾祺是位有“异秉”的作家，但他的创作并非孤立的现象。汪曾祺衔接了“旧传统”、“新传统”和“外来文化”，在贯通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汪曾祺的选择和转换，在当下仍然具有启示性。当我试图对汪曾祺和汪曾祺创作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时，一些困惑消除了，一些困惑产生了，我在行文中留下了自己思想、精神和文字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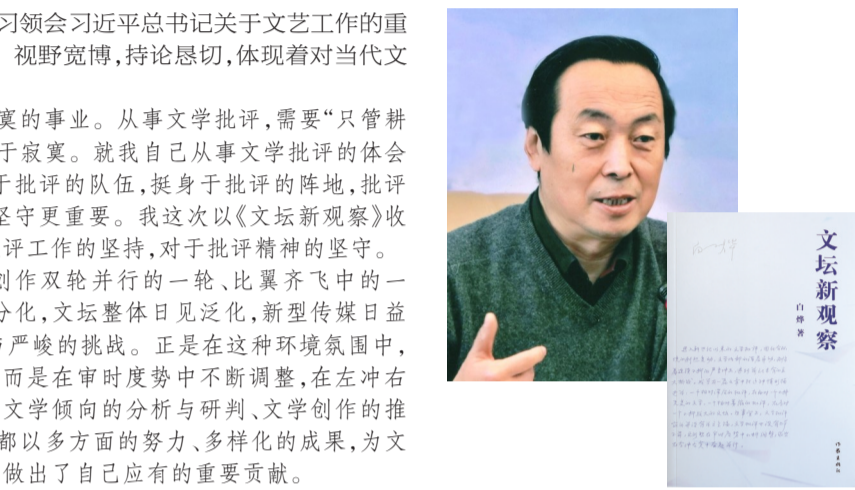
重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成就之一；这一关系建立在文学信仰基础上，生存于健康的文化生态中。如果意义、思想、价值、审美、诗性、彼岸等仍然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考验。

## 白烨《文坛新观察》

**授奖辞：**白烨的《文坛新观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运用文学现场观察和分析。视野宽阔，持论恳切，体现着对当代文学健康发展坚持不懈的责任担当。

**获奖感言：**文学批评是个体的活计、寂寞的事业。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初心，更需要远离热闹，甘于寂寞。就我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体会而言，历经不同时期的风风雨雨依然置身于批评的队伍，投身于批评的阵地，批评热情的持续葆有很重要，批评精神的顽强坚守更重要。我这次以《文坛新观察》收获鲁迅文学奖，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对于批评工作的坚持，对于批评精神的坚守。

文学批评向来是文学事业中与文学创作双轮并行的一轮，比翼齐飞中的一翼。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自身日渐分化，文坛整体日见泛化，新型传媒日益强化，这使得文学批评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与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文学批评没有为为之气馁，也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审时度势中不断调整，在左冲右突中砥砺前行，在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文学倾向的分析与研判、文学创作的推介与批评、文学新人的发现与扶持等方面，都以多方面的努力、多样化的成果，为文学创作的持续活跃和文学事业的走向繁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重要贡献。



## 文学翻译奖

### 路燕萍译《火的记忆 I：创世纪》

**授奖辞：**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 I：创世纪》，呈现被遮蔽的拉美镜像，构建现代拉美人的身份意识。译者路燕萍熟谙拉美历史文化，译笔流畅生动。

**获奖感言：**作为一名普普通通、资历尚浅的译者，能得到鲁迅文学奖的认可，是莫大的荣幸，但此刻我内心的惶恐多于喜悦，冷静多于兴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奖项属于《火的记忆》原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身为记者的加莱亚诺曾与玻利维亚锡矿工人们生活了一些时日，临别前夕，他们聚在一起读书、唱歌、聊天，当晨曦微露，工人们即将返回矿坑开始繁重工作之时，他们突然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请求加莱亚诺给他们讲讲大海的样子。在远离海洋的高原地区，这些工人一辈子也去不了海边，加莱亚诺也没有办法带他们亲眼目睹大海的浩瀚，只能努力寻找能够如海水浸润他们的语言来描述。于是，我斗胆地把加莱亚诺遵循的写作意义延伸到文学翻译领域，许多读者一辈子也读不了其他语言的原著，而译者的职责是必须努力寻找最忠实于原著的表达，帮助读者进行水平转换。翻译《火的记忆》过程中，我一直恪守保持作品原貌的翻译理念，力图保留加莱亚诺恪守的“少即是多”、无声胜有声的简练文风，但有一些节奏、韵律和文字游戏的元素很难对等表达，此外，个人才能有限，难免有错误和讹漏之处，期待再版时能够修订。



### 余中先译《潜》

**授奖辞：**法国作家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潜》，涉及多种文化背景，包括阿语、西语等多种语言，具有很高的翻译难度。余中先长期致力于法国现代文学的翻译，译文准确恰当。

**获奖感言：**做文学翻译前后算来已经有30多个年头，出版的书也有六七十本，字数没有算过，可能已经上了千万了。我认为，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品的风格、作品的特点。我也在这样做。另外，翻译也是一种学习，每一次翻译一部作品，总觉得自己有所提高。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对我工作的某种肯定，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还是可以干出一些名堂来的，当然，前提是态度要认真，工作要细致，外语要学好，汉语也要好。在这个方向，我还没有达到顶点，还能有所长进。

一时间里，我满脑子就是2013年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海中潜水的情景，为翻译奥诺-迪-比奥的那部小说《潜》，我确实在大海中好好地潜了一次水。从海水中钻出来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感受一下子难以用语言说清楚。后来，当我翻译《潜》描写潜水的章节时，我感觉到，作者早就把我能有的感受写到了极致，而我对他文字的翻译，无非是重新体验了一把当时的感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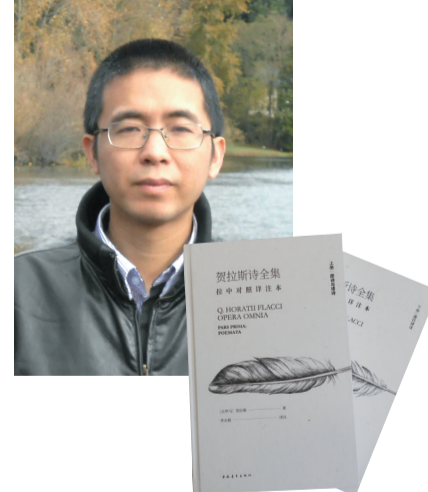


### 李永毅译《贺拉斯诗全集》

**授奖辞：**贺拉斯是古罗马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李永毅沉潜多年，译出古拉丁文《贺拉斯诗全集》，书中70万字的逐行评注颇见功力，体现了深湛的中文修养和古典学水平。

**获奖感言：**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诗歌的翻译是残酷的艺术。诗是语言的极致，却又似乎离语言最远。诗的内涵最飘忽不定，诗的语言携带的痕迹最多，要把一首诗对母语读者唤起的整体感觉用源于另一种文化的语言重新呈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诗歌的译者必须在这种不可能中寻找可能。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出原作者。因为译者必须既是诗人，又是匠人，他既要用诗人的悟性和匠人的精确去把握原诗，又要用诗人的才气和匠人的细致把握原诗的语言和语言后面隐隐发亮的东西，尽可能地用对等的水平转换过来。

《贺拉斯诗全集》是最耗心力的一部译作，如今得到认可，自然深感振奋。文学翻译是用别人的思想和情感来创作，有它特别的挑战和乐趣，将外语译成汉语，也是在测试汉语的可能性，拓展汉语文学的边界，丰富其内容。写诗30余年的我享受这个把拉丁语诗歌变成汉语的过程。我愿继续与拉丁语诗歌相守，从侧面为中国诗歌贡献微薄之力。



### 王军译《疯狂的罗兰》

**授奖辞：**意大利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史诗《疯狂的罗兰》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文艺复兴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王军“以诗译诗”，以中国戏曲文学语言模仿原诗的韵律与风格，是对翻译艺术的有益探索。

**获奖感言：**初次与《疯狂的罗兰》会面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文学院进修。虽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这部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但它所讲述的精彩故事却已经深深地吸引着我。20年前，我萌生了翻译这部巨著的想法，曾就翻译策略做过一系列的试验，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动笔。七八年前，我于下下定决心，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在这项工作上。《疯狂的罗兰》是一部由近4万行诗句组成的长篇骑士史诗。起初，翻译工作进展得很慢。深刻理解意大利诗歌语言并不容易，更何况是500多年前的诗歌语言，而且还要照顾译文的准确、优美和诗句的字数、节奏、脚韵，因而每天只能翻译三四段。后来则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着迷，翻译的速度大大加快。如果说小说的翻译不易，那么诗歌的翻译就更难，翻译篇幅浩瀚的史诗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诗歌的内容比小说更浓缩，语言更具有概括性，使人更觉得：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此外，诗歌对艺术形式具有更严格的要求，因而人们也必然会苛求诗歌译文具有相应的艺术形式。尽管翻译诗歌很难，但我们必须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